書

# 尤菴集 二十七

則甚言漆汁之難東京如此則其餘可知須自家內貿而用之可矣鳴山本來吾家物也末弟權厝三喪必欲還爲買之遷後雖有願得之者勿許也曾以語録解見告其見之否此事所繫不少須亟送來也延平問答並欲見之矣彼中書册不可不借於人然借而忘之非能守之道也須籍記還推之須因綿禮看閱禮書漸知節文至佳

又 丙辰十一月

重卿諸君去後以牛溪先生所處追報之極知門下諸人之不用然試以備參攷矣未知見否稱家之有無是聖人答子路語況今日時事大異常時凡百所

當財損以示畏約之義而兼從平昔慈儉之德似可矣所示朱夫子所謂元城語誠是日夕服膺之訓但元城語似有曲折似爲讀書而近小人者言之矣然苟不讀書則心地茅塞矣君子小人何由得分辨耶朱夫子所與書者是陳公俊卿也陳公之爲子弟計者當如是也自子弟言之則須自勉於爲學知趨向識好惡然後師友可能擇也故聖人毋友不如己之訓在於威重學固之後其序不可亂也況古人云決意而往則難仰他人苟無決意而往之志則雖與十賢師百勝友處有何益哉來示所謂高談大言者指誰人耶以愚料之則今日只爲高談大言者亦不易

得也夙夜砥礪自治身心之諭眞昔賢所謂大好消息也然不讀書而徒有砥礪之志則恐其所砥礪者只在於私意而陷於異端矣況無義理浸灌之功則一時意思易得消散此亦不可不知也

又 丙辰十一月

朱書節要及其記疑欲見冊頭先識移證於劉目中借送爲幸酌海亦然也記昔此書有傳寫本若得此則尤幸矣

又 丁巳十二月

前書旋裁答以入蘇便矣復此見問欣寫第大哥說病不喜聞耳此間事不足每形筆頭外事雖極紛既

辦得修身俟死四箇字則便覺没事而惟修身二字爲難不負矣先誌近因病劇尚未卒業早晚當入蘇便以還也鐵瓮此又有新聞然在吾兩家當益無言以無助人口此似無鋒鎩不快活然要其終而見之則此乃眞快活也此外凡百隨時隨處隨加省察無玷先德是至親切急務如欲爲此捨學問何以哉歲序將終尤不勝相念也

又戊午八月

城北金君來說文哉宿患快復步履如常信然則何喜可比也只少愈之戒尤不可忘也曾有一書以慰外庭之喪且還李沃題鐵帖子能免浮沉耶老峰影

射魈窟光動士林只賤名績貂於尊王考爲可愧耳
今有一書以慰姑夫人之戚須入的便以傳如何或
云削啓蒙　允之後繼有竄請未知然否北去蔡上
舍同是老先生親屬否曾相見否聞其家飢餒特甚
爲之惻然今日安得韋居士哉

又　戊午十二月

久不見書今茲得見何慰如之季也得男幸孰大焉
教於初生深所望也尊王考嘗言苟無好子孫萬事
皆虛矣今日益知其言之信然耳餘祈相守讀書無
負可惜光陰也

答宋子華　炳夏　兄弟　丁卯二月

風日甚惡人無不病況此瘦骨不堪呻痛方此委頓忽見來書甚慰此心書院位次從前方言而不見垂聽向日公院時略有所言矣因致紛紜悔之無及至於燕歧則悖繆益甚曾已言於延豐矣頃見燕歧朴生則延豐無一言而東去云何其越視耶是未可知也大槩不求是而唯喜紛紛故只以無言爲得耳其在子孫尤何敢干涉哉第恨燕歧時季也徃參而不能正其悖謬也南向之席以西爲上此不易之經文而乃以清院爲證清院既隔板如異祠然則非所可證者甚矣識見之暗塞而自用之至此也然勿以語人也

答宋子華 戊辰

所詢據朱子大全則只載朱子問目而不載南軒答語今於遺稿只載問目而其下分註曰答語見疑禮問解云云則約而且該矣若是則諸說有不須取捨矣

答宋子徵 炳遠

深居中見書備悉雅意第君兄弟於我喜不謝怒不怨可也謝則還疎矣況朱子嘗論山陵曰親舊之間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而不盡情以告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此眞聖賢之言也況吾兩家其相視以親舊乎來柿卽與兒輩共啗療飢矣

與宋稚舉 炳翼 乙丑十月

不以我言耄欲行二禮勇於聞義如此將何所不至哉甚喜甚善

又 丙寅五月

遺稿精力昏耗翻閱未易且刪潤去取之際獨任權衡尤有所敲推昨與疇孫了却一册則甚覺有許多事而疇將西上無與商量矣歷計諸人無如延豐須以此意專人邀之爲宜矣自渠言之似無大於此事者矣豈不欲即來也

答金復元 濬

前後書一並承領其慰此心有同披霧也此喪禍以

來洞耗益甚極知難久於世而聞朝紳又招湖疏論議甚峻在山麋鹿其命則實懸庖厨矣不知何時此事了當以快衆心也尹復元所聞愈益傷慘雖其至性可尚而未知於經禮如何也或言其失血難保扶護之責將不在他矣府夫人文字曲折詳在劍正丈書中矣至寒正極惟祈開門看書以養穉陽

答許樂而　玩　丙寅正月

去歲十一月書歲末始得承拜縷縷示諭令人警省第疵楊太甚與鄙意不無凹凸豈愚心有所蔽而然耶抑左右不能無所激而然耶每念當時與後世攻金陵已甚無不以爲小人者而惟朱夫子舉其長短

商其醇疵卒以置之名臣之類故遂爲千古不易之正論雖賢之鬼神而無疑矣論人不可以一時病敗而遽爲其人之斷案也今人之謗楊者無不以黨助尹哥爲言然愚嘗見其與人書則有云吾於栗谷受罔極之恩此豈與尹哥之恃其徒黨之盛恣其悖語而無所顧忌者同條而共貫哉大者既不同其小小離合何足深究哉且請彼由吾推奬而勢成則甚有不然者彼之地位勢力豈待人推奬哉愚亦有氣力而能助人形勢哉且彼固不無所失然如非其徒黨之紛糾作用則誹謗之萃於一身必不至如此之甚矣今日世道落在醜敗而不可救者惟在於以權金

無義而死一句而已此一句雖似寂寥而其禍甚於洪水猛獸而朱子一生著書垂後以之扶人紀正人心者於此掃地盡矣楊雖偏私必不以此不以爲可憂也幸觀其始卒如何如何此疾病沈綿無復生意一朝溘然則世間毀譽欣慽一切烟消雲滅矣惟寧陵松栢長夜蕭森此爲痛恨爾自餘只冀讀書明理以副士友之望

與李仲深洋　己酉十月

靈芝竟不起疾吾道益孤矣始擬自京來歸之日歷宿其廬從容說話俾前日未契者更無參差而卒於爛熳則實不虛爲此行也不謂去國蒼黃此志不遂

而遂成千古之別也頃者聞其有疾亟以書相問而終未見答語豈其時已無可爲者耶從此疑誰與質病誰與砭凉踽乎出門無適矣益覺死者安而生者苦矣仲深義不止舅甥而已想同此悲懷矣有書吊其孤及諸從子須與傳之也

又 己酉十一月

靈芝之出垣漸近臨風增渤不能爲懷痛矣痛矣挽幅李哀委送遠地其意鄭重雖無此來以義情之深何可終無一言乎只比來以口語受謗不貲惟此亡友知我本心故置之知罪之間矣今何敢吟詠詩句書其姓名以示於斯覩之處乎日者小門外李判書

挽至今不敢寫送者以此也第不敢全孤李孝之意以別紙略表孤懷幸以此語李孝略置之靈座前而即滅之幸甚幸甚

又甲寅十二月

僻處中忽見專書非惟相勞之勤甚以一大事爲說者甚實且切所警於昏惰者深矣惟此一大事古人自飲食男女之近以至於應事接物之際莫不精詧其理而力行之而已其說具於方册而至於朱子以後則大明大備無復餘蘊有志之士只在熟讀明辨心融神會不覺其有得而自有得焉已矣今日後生即無志於此事者固無可言其所謂有志者亦懸想

坐談無有下手入頭處而徒費可惜時月此甚可戒
者吾儕今日當痛懲而亟反之不可只騰口舌無益
於實得而徒招人譏也荷相與之深傾倒至此還增
悚渥

又 丙辰正月

豐壤便並傳前後兩度書旋即索答故只以數字塡
掌疏以授矣未知視至否即日時序向暖侍餘學履
如何此中所患以無醫藥任他危惡蓋未嘗乞哀於
權幸之門肯向閻羅老子作可憐顏色耶斷置已久
亦覺省事又覺其多少快活也日者仲和同甫書果
有所云蓋其時適聞吾輩中人或有改頭換面以附

其人者故心竊慨然而不覺其發於口也此亦誤讀朱子書故也仲深試看慶元年間往復書札及門人所記說話也今日之李誠甫陸務觀雖仲深亦不能保其必無也士君子忘世道棄朋友只與鳥獸同羣則已如其不然則何忍恝然於斯也然坐在棘裏而憂之太潤此則愚駭之所發也當因來誨而知戒耳承講學次第甚慰所望此事須有耐煩理會使有入頭下手處然後漸漸進步勿忘而勿助則自見有好消息矣愚之所聞於師友者如此故猥且奉誦耳所疑下詢之諭誠所願聞早晚録示則願竭其愚因以求教也大字自有土崇兩拇核起艱於把筆然重違

勤教牽帥為之不成模樣只用覆醢也病臥口呼語無倫序惟冀恕諒

又 丙辰九月

久阻音耗得書喜甚此中諸況何必問也今日朋友相勉只學問一事也程先生嘗言志於富貴者失志則悲愁與放曠而已此豈非可羞之甚者耶苟如是則反不如從事科文者之猶為有用心處也未知仲深見讀何書而方在何處若是樊川則靜寂便甚而第聞兒疏中有散在四方者將為赤眉綠林之賊云若是則入林靜處亦大不便矣市城又非所樂將如之何今之人可謂計極矣只死生禍福付之於命杜門

看書爲今日安身立命之大法耳來紙況送樊川是牧之之別號既是不雅又赤眉將是樊崇則尤有嫌於今日故書以昭曠昭曠之俱釋是樊而朱子有看書獨觀昭曠之原之語正好顧名思義矣細字以土崇臂痠不能生意欲徐看差劇故姑留其紙耳近見文谷父子學問甚進是實天之玉成也可爲世道慶也

又己巳正月

孫兒葬事將行於今廿九日矣病不能往訣悲痛尤切同甫株累此漢不容於世可歎吾儕何嘗一毫侵斥半翁哉爲此言者自爲侵斥也

答李君晦 遇輝 丙辰正月

前後書甚荷鄭重藥餌二薨蠻俗聞未曾者尤謝尤謝別紙備悉籬外之人說道新年已至未死孤臣但祝 聖壽於無疆矣彼不得於君而便爾怨尤者果何心哉賤病一味危惡如是不病之鄉罪人無由而至揣分順受如處樂國耳未涯相見向暖加愛

又 戊辰六月

爲候近履即見磚石書知其無恙可喜但謂尹所批頰者是惟益而非惟謙云可謂惑之甚矣謙子始謂元無是事以媚於尹矣及聞同春有責尹書然後知不可諱而乃遷就於其叔其狡猾之狀種種破綻而

不能覬破可謂過於厚矣

答沈龍卿 壽亮 乙卯五月

時事何敢說只與魑魅爲伴朝夕待盡忽於褫中承拜惠書縈悉示諭眞晦翁所謂人生仕宦聊爾隨緣者豈非多少快活耶未有相見之期惟冀益勵歲寒之操以慰士林之望

又 庚申十月

歲序向暮懷人正苦忽此承書恭審茲辰侍奉安勝慰喜不可言此乍歸鄉里一味紛囂全廢冊子工夫惟此工夫本來零碎而並此放過回顧茫然殊不自聊也修己治人此實聖學本領而此四字不見於朋

友間往復久矣今茲蒙諭令人警省曷有其極一似淫哇之鄉得聽韶韶也何幸何幸此間亡室緬事日近糟糠情義愴悼深矣奈何助窆數種物件銘佩無已

答金子封 萬垛 甲子三月

憂念常懸曾拜遠書慰荷無已副本旨意明白文辭通暢雖以義理言之子訟父寃古今通義復何疑哉臺 啓乃以早晚爲言則是未可知也除是此後只有含寃負痛深避榮途爲第一義諦也老僕以此謗溢一世而疇孫偶然以朱子所論范忠宣說妄發於時論方張之際喫盡多少口語固當從茲懲創不復

開喙而感子封誠孝洎不外鄙陋之盛意復此云云並須見諒也

又 甲子十二月

魯因兒輩誤有所聞極駭且憂欲與說破矣旋因某少而識其妄矣今因來書知有唇吻患豈神明欲使子封益慎於其出以爲不廢且免之資耶好笑鄙行亦將難久於此而風亦不可以也須勿動着杜門看書切仰切仰宋神宗謂蒲宗孟曰汝不取司馬光耶只辭樞密一事他人不及今不以辭清要一事自足而事事皆學司馬可矣記得老先生於司馬雜儀與學者極其諄諄矣此語遍示華玉諸君甚善

與金子迪 萬吉 乙卯七月

相思見何日此時難爲情者正今日情境也昔涼水翁作相後猶稱司馬秀才見歎於堯夫先生今此坐在此中依然秀才時場屋景象也竊恐邵先生知之而戲魔也又記晦翁說子房長在荆棘裏故高祖終不得殺之其在荆棘一也而今之時宰必欲殺之何也好笑適茲有十丈庭杏清陰可愛亦有鳴蟬來萃益令人懷想古人高風也

答李子雨 濡 甲寅十月

西湖一夜之話甚滿人意歸到山裏一似逃空虛者今此尚書奚翅跫然之喜也第審色憂久未復初奉

慮無已只誠孝所格神佑當不遲矣示諭謹悉然區區賤跡何足爲有無只所可憂者有在此等責任諸賢恐不可讓與別人也然亦非山恐脫閑漢所當言者而荷相與之勤有此妄發恐被蘇仙之大白也

別紙

歸後得昭陽累相書答書一無他語只寫晦翁所引山谷詞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蓋趙相子直爲佗胄所誣在餘干時晦翁與人書曰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悠久令人傷歎遂引山谷此詞而曰眞可以泣鬼神今事適與相應而歸來逍遙尤符賤迹矣未知渠以爲如何耳擇之許有一角小封幸入的便

以傳如何景和未及別狀

與閔孺文 鎮 扃 甲子十月

無陂不平易道然矣今玆丙科豈但德門之慶也贊賀之深非虛語也今日士子決擧之後棄書冊爲笙蹄故終不長進以故貢 朝家選擢之意幸以此切責於迷孫不終於怠棄實德人事也古人以不託子爲善今愚則是罪人也並望恕之

與閔稚久 鎮 長 乙卯二月

昨見成立不覺有喜心成立猶可喜況稚久書札哉尊季父鏡城時墨翁見親舊憐歎笑謂中原貶謫或在萬里外今此鰈裏相望何足言哉今吾所處視鏡

尤近只與在家一般惟是風土甚惡鑽入墻宇而爲病是可怕也然不作黃陵之禱神明亦將不宥扶護矣可發一笑爾無緣奉晤春暖加愛

答李子芳 蕃仲培 蕃

問書感荷劉元城死無難者即此中真境也但平生定力不似元城毫分耳伯祥兄弟及鄭生不敢作書謹以此紙普同作訣因以慶元庚申三月八日堅苦牢固四字奉獻也

答李仲培 戊辰十月

年衰氣弱不堪悲痛之至實欲無生茲蒙慰書追憶舊事倍覺淚淫渠於未死之前日課萬學自行榎楚

因而淚凝於睛矣追念其意竊欲教督此兒以酬其志茲者己病甚苦將不可支此事亦將負渠尤切傷慟伏望仲培視如鳳兒推誠誨責終始勿怠以慰其九原之鬼如何如何所欲言者豈止於此惟此切切于心血誠奉告伏望諒察也哀苦填胸病且危篤倩草不宣

答鄭仲淳 潛 乙丑八月

懸想中得拜前月大晦書備悉示諭矣近修文元老先生遺稿得見癸甲庚辛事不覺渾身俱青豈謂今日復理舊緒耶晦翁嘗誦山谷波浪何時平之句謂可以泣鬼神眞是先獲也哉惟無以進取熟讀古書

實吾儕相勉者爾此尚今無死他不足言也

又 乙丑十月

私家不幸孀女奄忽喪逝摧痛悲念不自堪忍伏蒙俯賜慰問哀感之至此喪威之餘疾病侵尋半入鬼門死是常理而只以終無所聞爲恨所諭尹吉甫親筆嘗見粘在松江年譜草册中此册不在游家則當在華陽須問於疇孫如何謄示本其在今日難保以爲出於其手也盖其門下議論大變於當時也

又 丙寅正月

八十禿翁萬念俱灰時閱先師遺稿想像先輩風彩思見吾人一道古昔之爲快而不可得則惟悵然而

已忽於便中承拜問書慰荷倍品就謂書不如面乎此病臥窮山恰滿四箇月始知生不易而死亦難事也曾作沈青陽文字送之疇孫處此非但一人事實係一世是非如有爽實處則罪不可辭早晚取覽而訂教之也疇孫久叨榮次有妨後途甚矣殊爲惶恐也未知用何計脫出也左右見在閑地當不住看書日有進益恨不得承誨起懦也

又 丙寅五月

前後書備悉示諭矣此至今無死眞一惟事昔年晏丈剏刪畸翁集時信聽尼言刪去所與李丈書此書實是文清事實之詳備者而其至情痛迫令人墮淚

而不表著於後世殊可歎也今同福不計利害禍福入刊於別集可謂孝思維則然此書之行於此時大不便故曾託渠使無印布則答云惟於一家諸親印送云未知已然否鄙意一家諸親亦須深藏勿以示人斯可矣朱子嘗作魏元履墓表其觸時諱者不書至於時移事變然後始乃追書朱子雖以壁立萬仞自許而其慮患之道則亦不疎矣此今日所當知者故敢以爲獻

別紙

昨有人來言成尹說以爲美村在時遍考文書商議諸門彼此議論都歸於正而今宋某乃復提起舊說

以惹爭端云云此則大尹善於籠絡而掌令丈信人太過刋去畸翁所與李潛窩書故也愼齋固有與尹通融商確者矣然至於刋去潛窩書則不以爲是而峻責之矣今見録示掌令丈祭文則直以爲與我先後講究以定不刋之公案此則勒定之說而非其實也以一事言之則沙溪先生嘗言己丑獄事時牛溪以爲擬汝立於黃海都事金堤郡守望者不可無罪其時銓官卽山海也山海大恐卽以敎諳大做士禍沙溪說止此尹以爲其時銓官非山海而實李陽元也因大加非斥以爲沙溪之言例多失實此漢不勝慨然遍考其時文書則一望果是李陽元所爲而一望則

實山海也豈可以一說之差而并與諸說而皆以爲失實也大抵彼已作如此頭勢人莫敢誰何若非鄭漼追刊潛窩書則此事遂成黑昧矣然以漼之追刊此書以爲此漢所勸恕讀倍增其實有不然者矣漼始以此問於我此實利害禍福所係不細吾何以勸沮哉及其再以書來問以爲不載此書則心實痛迫將不得不付見余答以君意如此則何必問於人云矣未知其時往復書今在漼處否也今已年久不能分明記得而大槩則如此矣大抵潛窩書未必保其無一字一句不差然其大槩則與先師所記大略相符吾則以爲恐脫無據也

吾於貴宗竊有所慨然也文清本支元來不多而如馨叔則已作醉鄉人今日所恃者只有仲淳昆仲而已仲淳則當此風頭立脚已牢卓卓乎不可尚已然自謂吾事止此不復讀書看理以求將進則非朋友所望伏望朝夕相守以劭書飭行爲本則其庶幾乎人家子弟多失先範者皆由於不能固窮以誤一生可不戒哉吾於仲淳昆仲視同兄弟故敢發此言幸有以諒之

又 戊辰二月

慰書多荷只老境心弱不能理遣以負吾友勤教可爲愧恨疾病深痼前頭事但有遲速而已世道至此

每憶　孝廟聖謨如隔晨事嘗曰吾一以明天理正人心爲心而無與成吾志者要與爾挾持此事也今玆泣弓倏焉三十年而無一毫有以仰酬中夜以思但有血涕而已適會畸翁與潛窩書現出於此深以助世人疑怒此則所已料得者孫兒極力脫出極令人喜而不寐未知左右將如何

答金守甫鎭龜

前書並遺稿印本到來喜幸十分惟第一第二一册當初以爲已經　奏御且怕士輔輩唇吻不敢多着眼目矣今玆更閱則如未嘗校過此乃當初不爲仔細之罪誠不可自贖悔咎何極大抵此一二卷非等

閑文字而不可不修者如此之多奈何奈何愚意以爲莫如亟以此本走稟於尊庭如以鄙所識識者不以爲不然則此兩卷一册須即改刻可也此外恐無善策自第三以下雖有些可議者亦不大段且不多矣且疏啓中　批答不必附見改刻時刪去如何盖此事雖有　成命非如奔程趣限者不須促迫反有不精之恨幸緩其印上之期而徐圖之如何且改刊板子不多所費亦無幾矣大槩專是當時病思鹵莽之致罪悔無及自有錢貨則宜償改刊之費如朱子之於詹帥而不可得也又比因歲客逐日紛沓只於夜間偷隙校取兩夜所爲只此二册而老年精力昏

弱益甚又未知所校如何也只俟尊庭回教之如何耳別紙云云當待日後仰報也

答金文仲昌錫

聖德克享天心致有今日大慶臣民慶幸何可勝言昨聞御醫言陳賀士庶雲集闕外攢祝　聖壽者殆數萬云人心如此此慶不下於無疾之爲也孫兒獲忝科名豈不爲門戶之幸而自無素教其能免擿埴冥行乎此不足喜而可憂也此以有事在自山中出來擯舍日與一二士友看書度日不至全無事爾若趁履端南歸可得相從矣佳味珎荷聞在做會愼毋爲笑會以副慈望

答金夢徵 明錫

見示慰荷得見炳哥書說及先誼爲之潸然師門乖亂中夜懷想尤在於月塘門庭也

與郭智叔 始徵 辛酉八月

傳教心經釋疑頃因經幄之臣所陳達令將刊出而非但有疎略之處或不無訛舛之字必須更加釐正然後亦必有益卿宜一一考證刪補闕誤正其舊本以成一部之書辛酉八月十一日禮曹正郎金涑來傳 聖教若此淺陋賤臣何敢承當雖不敢刪補闕誤如 聖教之旨一考證訛舛之字則或庶幾焉而目力日昏心力日短眞是四顧茫然莫知如何者欲

賴朋友之助不至於全孤　聖意更望左右亟與爾和來會山裏以爲五六日計則商量取舍之際亦不無有益於人者正俚所謂洗踏足白者淺陋者敢不拱手而承教以幸公私千萬至望爾和不別書以此紙傳示幸甚

答黃度叔　鍰　丙辰七月

書辭縷悉俱是由衷之發仰認所在不勝敬佩也此疾病頻仍生意索然一朝瞑目當如甘寢矣只家禍未殄幽音續至悲苦難堪也示諭弟兄團聚晨昏之暇又有講磨之益人世至樂寧有過於此者況與賢宰比鄰有麗澤之滋此又天與之便只有勉勵毋怠

愛取可惜光陰而已彼他人之改頭換面何足掛齒牙間也惟管城事則實關斯文節拍昔者文元老先生以郭詩著論排斥程子之故請去廟享而全彭齡則又有醜行故同春老峰亦請毀其祠而至曰不忍陳於法筵之上今者廢一毋餘孽乃與監司聚首渝訾以禍堅守正論之人是朱子之道先壞於鑵輩而程子之道繼斥於邯鄲也今日世道豈不寒心哉然朱子之道當與天壤而俱存彼蜉蝣撼樹之輩多見其可哀也已崔生家承存恤之示極令人歎服

與崔子敬 慎 乙卯閏五月

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此東坡說而朱子取之以相

勉於黨禍時者也子敬其無懾怛而失措也

又乙卯七月

祗聞君過洛江爾後事未知如何吾自去秋死生在前而心未嘗變常也今者未嘗不爲君嗚咽豈猶有物我之間耶君每喜讀朱子乙丙以後書今日得力正在於此矣此間事自外觀之極其危惡而內實靜寂可以看書而只精力已耗氣不從志可歎聞李聖彌欲相問略此不一只希素位自得益自培植也

又乙卯十月

曾因李高靈便得見復書如得古人消息喜豁何極況聞有夢熊之慶幸又可量曾遇李生世恒奴附一

書仍有吉貝之贈矣其傳達與否漠然不知殊鬱殊鬱即日爲況如何衣粮從何措辦窮視其不爲從前講之熟矣不忘溝壑豈非吾儕今日之茶飯耶此土疾日苦自知難久況彼意亦不但已寧有幸免之理耶然莫非命也順受而已見讀何書其鄉校必有經書或可借取耶此中自懷鄉頗有送來者而只是疾病如許不能孜孜看閱甚悔從前向外浮泛虛費可惜光陰也子敬年富力强切勿以悠尤之意留於心曲而朝夕諷咏如在精舍之日則彼之磨牙舍沙無與於吾身而樂自有餘也萬萬何能一一也只希加愛○狀紙廿幅眞墨十五錠送去紙則可以代絮也

寒事陡緊彼中亦然否故絮波吒之狀如在眼邊也數日前見亞使略聞爲況又自慶州褫送十月三日書益知安信何慰如之延平教朱子以古人至不堪者自比則頗似得力朱子於末年始覺其如此程子亦言須學處患難吾儕今日只於此數者着力而已也閑中正宜讀書而書冊正不易得矣可借於鄉校耶所詢韓文無爪牙以爭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者蓋謂人不如鳥獸魚虫之自有充腹及禦寒熱之具也故其下復以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服麻絲之語照應之蓋其主意歸重於聖人之政刑制作也

京中李君將歷訪其意可感新襪二件因其行付去矣餘冀寬着心懷以書忘憂至祝至祝○華陽何必深思蔡西山謫後朱子與書以爲聞朝廷有霈宥之意然此不可不爲久計也此亦素患難之一端也

又別紙　乙卯十一月

朱書節要須宜溫繹而第慮此書難得雖得之而又慮其忘失舊聞也不然則欲覓送以資講習須因便見示也新小帽一件送去耳

又乙卯十一月

昨於新寧便獲見附來書如得天外音耗喜慰不可言不然天不尤人程子謂在理當如此人孰不知而

其能如此者絶少蓋由燭理未明己未易克而然也來書所言毋乃輕言之耶須細加點檢使真萌芽一切斷絶雖委躬丘壑而自有合笑入地之意然後真是不然不尤也被人凌侮而怒心發出則是元不用工之致此所謂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者此非小病也且君從前惟怒最多有容忍不得之意此甚害於處困之道矣切須痛懲也老陽老陰得三得一之說別作小圖子以去幸攷訂也餘祝平心易氣一以朝聞夕死爲心

又 丙辰六月

即日潦熱眠食如宜否聞方讀易豈以無書册故隨

得而然耶朱先生以爲此書難看何不先取明白易曉者用工耶沃儒郭生幸同一境未知近遠如何若不言時事同講文字則合室同席尤好矣其受禍之由渠必詳言之矣其小小曲折雖未盡善其源頭大槩則尊信伊川而慕尚重峯而已雖九死而當無悔矣其陷害者若干皆得罪人倫難容於覆載者也爲彼所欺豈非益有光乎前送狼尾雖認深誠亦何心取用已周旋封管今送十五柄可補庚癸之資也誠意不可全孤故此亦有留之者矣

又 別紙 丙辰六月

沃儒之禍若謂之起於爭田則誠爲不雅然欲明全

彭齡郭詩之邪惡而逢怒於時輩其事正矣雖死何恨朴守欽情事在其中最可憐然安知其非親意耶大抵論人之道其心正其事是則雖有小未善所當扶護獎掖不以掩其大善可也且仁弘是人倫天理之大賊雖有可取之言何必至於公誦也且其所謂衮冠之寇云正指牛溪松江而言也其兇慘抑亦甚矣君之論議頗不能無病敗熟讀朱子書則漸可以消磨矣朱子論元祐諸賢治蔡確事見之否

又 丙辰九月

仁弘所引若是古語則只稱古語可矣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何必以兇賊之名汙我筆舌耶所論沃儒事

理明義正可喜可喜至於朴守欽則自乃翁左袒斯文無所畏避則今番事正自難已而其得奇禍必非初心所料也鄭壎之已爲趙之心腹如鬼沒神出此豈外人之所知也然及其受禍之後則又無悔恨沮縮意足知其父子之心矣何必咎責之深也圭菴先生見斥於小人曾謫彼中時李公受學以事理言之則當祀圭菴而以李配食矣其不然者必是黨論然也然此言須勿出口也

又 丙辰十一月

比來爲況如何所讀何書日有新功否初不知有疑而漸漸有疑者是新功也此方閱朱子大全而精力

衰落不得思索體驗只恨從前虛負少壯時節耳黃
周卿聞方伯到珍島呼使逢點而趍未應命則狀啓
請治朝廷令央杖四十于營門其死生榮辱姑置勿
論而只恨其在渠道理未善也豈不聞朱夫子所論
日日執杖去知府廳前唱喏之訓乎此可以爲戒者
須以爲前車可也前書見否聖賢之嘉言至論甚多
何必着眼於凶賊之言乎駸駸然不已則尹之不譴
孔聖之說亦將以爲尊主之言而味之矣而可乎哉
左右執滯之病須與變化也

又丁巳正月

十一十二兩月書昨夕一併來到蓋晉州前牧所託

而三嘉宰送來者也此亦於此月因梁山便作書並付朱子書節要十卷矣聞有肩背刺痛之症此或土祟耶可慮可慮此亦多臥少起自知死期不遠所諭凶賊之書君意期於死守可恠可恠前日所示固多未曉今書至譬於春秋未知仁弘可比於孔聖而其書果使游夏不能贊一辭乎古來凶賊之說果載於經傳而未知凶賊能作經傳使人講服尊信乎凶賊之說雖或有善者不過假借巧飾以欺人此又可惡耳顧何必捨聖賢之說而硬讀其說也君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輾轉謬刺推此以往吾恐其所陷溺不止於喪身滅性而已心切懼焉轉身亟反之千萬幸

甚如或以爲不然則前選朱子書節要幸亟封還勿使少留實不忍以我夫子之書受辱於凶賊手澤之間也鐵瓮書果有人言然故舊之道何可以一言不合而輕相棄絶乎況人言未必盡信耶朋友雖曰人屬實居五倫之一則其義實大矣程夫子有言曰故人情厚不敢疑此豈非後學之所服膺乎且君不能輕捨凶賊而使我遠絶朋友何其妄錯至此也如見此書若必大怒而詬罵矣然無寧得罪於君而不欲得罪於聖賢也

又 戊午閏月

見書甚慰朱書疑義疾病如許尚未能批報極歎極

歎然此中所録册子如得淨書當奉納矣來紙所疑大槩皆在其中也未前但可熟讀其所已知則亦有不待質而相說而解者矣家累團聚其朝夕之資雖不可不關心然至於極至處則溝壑乃其定分獨不見孟子呼爾蹴爾之訓耶於此不得力則雖讀千卷書而亦何益哉

又 戊午六月

病日益深謂不得更與相聞而死忽見褫中書甚以爲慰辭受之義蓋難一一中節然於其可以受可以不受每從不受一邊去則事過半矣至於可受處亦以不受爲義則似有絕物之患此亦不可不知也郭

呂諸人既無定方則其愁歎何怪以此益知人不可以無學也記疑此中切於看檢而固城限十日願借故聽之矣須速囘歸便還擲如何此中如得卒業則當更奉迓矣雖經歲可也

又 己未六月

今日事安之若命四字可以受用此外無可言欲來云云無論防禁如何而在謫之人一步何可擅動勿妄生意也只見朱子不受君命是不受天命之訓則可知所處矣聊以此爲訣

又 庚申四月

前復備悉賤疾比甚食飲頓廢危不可言所問判着

二字只是斷決之意着語辭也前書所問朱先生不責正卿而責季通者蓋季通以異論之正卿爲甚進季通之病却與正卿一般責季通乃所以兼責正卿也近日讀朱書幾遍耶不以貧病作輟則善矣

又 庚申五月

續見書喜不可言吾之蒙被量移實是意外　聖恩如天感泣何言但此事若是李疏之致則其辱甚矣無寧死於瘴海之中無路自暴胸中只自勃勃也聞有來意何其不思之甚也　君命不可違國法不可干須於泗境之外切勿着一跡也

又 戊辰六月

書意備悉聞君嘗責沈報恩不即去至於奪印而迫逐矣今日何自遲遲耶介潔之官聞罷之日即往他境修重記而仍歸矣何其不思之甚也刷馬價云云雖甚苟且而他人亦或爲之此則無妨耶然當限幾日程耶京城外則不可過一日也凡百須十分深思善處也來此而刷馬價已盡則此後事亦已入思料理耶前鄙書有行橐蕭然之語矣此則何不見答耶○竊觀時議則君之交代必遣深刻者以察之凡百處置必須置水不漏至可至可

與俞公佐 相基 辛亥十月

前書下詢以此庸陋何能仰塞盛意只誦舊聞以備

財擇也伊川欲變科舉法而明道晦翁乃從科目而出又尹和靖欲廢舉伊川以其有母爲言此三者豈非後學所當參商而審處者乎今日則又有一義如李興勃則雖已出身而杜門不出其意可知也此又士夫出脚時斟酌前却者也大抵人之冷煖宜各自知實非他人之所能與也未知如何又承冗穢亂心之示左右豈至如是而如此漢者正坐如此不得專一看書每以爲歎而終未能擺脫彼蔡西山啖薺絶頂此何等力量骨肋耶只切仰止之心耳尊王考碑文今以尹友所示修改奉呈幸與尹友更加商訂如何

又甲寅八月

未審此時侍奉如何時論至此竊思尊王考先生當日論說何其符合如是耶當時雖屢承丁寧之教不謂果如是有智無智奚止較三十里也只有愴涕而已

又甲寅十二月

遠奉問札謹悉雅意從姪今日入地而不得臨訣平生之恨孰加於是左右亦不能會想同此懷耳此託身鎮川之僧舍祇伏俟罪未知何時有何指揮也罰及先王考不可謂必有是事亦難保其必無矣自處之道寧可擊鼓訟冤乎推之於義之盡處則或不赴

舉恐是自伸之一道耳

又戊午閏月

即日侍餘學履如何瞻溯日勤此生意僅僅不引將絕而嶺疏將發論議極峻縷命只頃刻間事耳回顧平生所爲何事堪付一笑所諭邢說之編在近思是聖賢不以人廢言之公心復何疑乎諸門人說話反不與焉恐高明攷之未詳也劉質夫謝顯道侯師聖劉安禮呂與叔之言何嘗不在是錄耶大抵邢之稟氣精明故見處透悟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而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實如程夫子所言故卒陷於大惡鄒聖以義利辨別舜蹠者誠可謂救人之至言

也

又丁卯十一月

閱壻來傳惠書謹悉示諭尹孫家十一日當行時祀是日欲令孫兒殷錫率往以俟尊命耳第見彼家恍忽變幻莫測端倪此事成敗有不可知惟在左右善爲周旋俾勿狼狽爲人所笑如何尹孫氣質極類石湖丈及乃翁愚雖無教必不至預罵未成之妻父母也讒言罔極愼無信聽也彼本不欲此昏之成其所執言者眷黨也然朱先生以黃幹爲其孫壻而嘗曰異姓本疎而却以婚姻而相親又言曾與宋齊世昏故有取舅姑之女夫豈不義朱先生言之哉第聞彼

家以爲朱子不足法云則末如之何矣

答李景和　湛　癸亥五月

荐荷撫存慰瀉不可言靡子之憂彼此何殊上天至仁何故如此玄石之疏纔聞之矣嘗侍愼齋先生赴昭顯喪適聞時議欲入啓留之先生語賤子曰夬夬之此是漢語速行之意也今行卅已戒明將解纜矣微吟栗翁莫舉帆之句爲之悵然日邊消息不欲聞也最是圻伯因我取困愧歎何極

答俞弼卿　命賚

十二日書承慰無任只蔚褫書何故浮沉雖無觸諱語亦不宜掛人眼也徐徐以聽自適衰老者誠然矣

如弼卿以盛年壯氣志意方新寧至於是豈欲以見警耶世道時事雖歎奈何言之長也只掩耳不聞可也所諭流俗之言不知其如何然吾志苟定則彼自悠悠關我何事李密表言舅奪母志先儒貶之以爲既可奪則不可謂之志矣此言當深味也時序向暖惟冀日有新功

又 丙寅五月

日者問書深到窮谷因知侍餘諸況佳安慰喜不可言信後一切仍昔否弼卿比看何書今日士習毋論京外馳騖於論議之末而考其所有則全然疎脫此可寒心也切願弼卿之毋效也

## 答鄭景由 纘輝 丁卯八月

戀想中獲此耑書殊慰此心此貼席珤吟徂秋不已未知有何惡業未盡貽此苦惱也所詢可見任職盡誠之意也今世此事滅裂尤甚皆不知慢神與虐良同科也日者金延之莅任清風亦留意於此甚知先正遺教之有在也今於吾友亦驗之矣第以疾病不能究索舊聞無書冊可檢又適值喪祭忽撓副急所報想多謬錯其最甚處回示爲望

## 答洪九以 重箕

慰書已感而貳則尤荷此豈以罪人猶有可語者而然耶時烈雖老且病書冊工夫猶不至全廢故時時

妄竊自謂天其或者愍此無狀假以靜便使之收拾心神看閱經史以窺一斑於未死之前也自去年以來哀苦荐仍耗脫轉甚朝暮待盡自悼從前放過以負少壯時節也以故每與後來朋友說話未嘗不以及時勉學相言不知其見笑於傍觀也荷相與之勤傾倒至此彌增悚仄

又

不相聞許久前月中承拜替來書備悉侍奉之安兼得一件文字草本此不惟見其人之可稱而稱之者亦可見山斗之重矣目今節義之見排深矣斯文之有關於世道亦不可誣矣此老病垂死萬事灰心近

校先師斷爛遺稿見其八十後用功之精勤眞是衛武公事業其所造詣門人後學未有能揮發以詔來世只有傷歎而已比竊聞有覓入之　命聖謨或出於表章之意則斯文之幸可勝言哉餘遠書不敢多及總希默會

#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

#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一

## 書

### 與李同甫 喜朝 庚戌十二月

時烈平生孤嶷未嘗見愛於人獨先丈晚年不甚鄙夷許置相觀之後經言書旨之間時或俯詢若猶以爲質問相長者時烈雖悚恧不敢當而只以牖迷解惑爲幸每獻其曚瞽之說矣不幸音容緜邈之後摧痛懷慕何嘗一日而少弛也茲者乃有賢嗣能繼先志有此往還書尺此何止元賓之感而已未及開緘涕淚先墜也去春書承奉於山中宜卽奉復而所徵先札皆在舊棲亦無人檢出以俟他日來歸也中間

遭値無前變事自恨入林之不深有自山中轉去之計矣乃以飢餓之迫昨者不免西歸則哀之前示可以奉副也方俟少慰料檢散帙矣茲復遠遣耑指以申前言不敏之罪無所逃焉又因記昔歲先丈以有危迫事機密走眼前蒼頭乘夜來投以十襲簡封矣今者耑指之至又在孤坐山窻之下昏暮之時何其與昔時相符耶益不勝懷舊愴新也先札今茲搜出者具狀式者十一別紙六度除二三度外皆是戊申秋冬東郊時往復者也前後所下固不止此當隨得續奉也其中所論格致之說連紙累牘令人望洋可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矣尤不可浪沒者也先丈手

蹟俱收並蓄不敢少褻者鄙意非偶然也幸哀侍作一册子傳録藏弆後一一封定還付豚兒處使於歸時袖來至可至可曾見尊曾王考手札多在先師文元先生家先輩之於人筆札不必收還者據此可見今時烈不忍孤來意暫此奉納而誠不忍箠篋之間一日無先札耳此意並諒之時序向盡只祝節哀順變以副遠望顯刻之託雖甚無拙早晚若投以狀本則敢不闡揚盛德之萬一耶

又壬子十月

時烈白家門不幸家兄奄忽喪逝摧慟酸苦不自堪忍伏蒙尊慈特賜慰問哀感之至孟冬嚴寒不審尊

體何似時烈幸免他苦未由面訴徒增哽塞先尊丈文字如果示及當於未死之前庶畢其慕用之義耳承與閔尚書結親婚姻尚後此實今日痼弊如尊家素清寒雖欲殉俗何可得也第見人家雖盡破先業亦且不顧今尊與閔氏兩家一從禮律以爲士夫揉子則風俗其庶幾乎兩氏家俱事同一家故不惜相言幸諒之

又壬子十二月

歲暮空山懷人正苦忽於褫中承拜問書荷意深矣何可盡謝此纔葬家兄旋哭同春兄傷悼之劇生意蕭然奈何閔夫人之喪驚慘尤極其親事狼狽亦不

能不相念也然彼此年齡俱係弱少雖遲喪畢何至失時據禮則壻之父母死壻家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矣巨室如尊兩家持守此禮則其有關於世道可量哉荷相愛之勤輒獻其愚惟冀諒察

又 癸丑三月

昨者不知何人傳到今月初七日惠書及金哀所命藥錄暨與蘇容藏義兩丈書物欣慰甦豁甚慰窮寂只來書鄭重若將以愚爲猶可與商量者然此甚可愧者耳曾見草公見謂吾人歷訪亦言無以副來見之意矣此公說話奇偉可聽不如拙者之凡庸令承警發之意已昏此眞古人烏頭之說也太極定性諸

書實是大頭顱大築磕處豈可乍看便洒然也須是看來看去不厭熟複則自然有通透之日矣大抵學問最忌欲速欲速則少間意闌必有速退之弊須是看來看去日久月深徐俟其自得則所得者精且安固矣此是日前所聞於師友者故敢以奉告耳尊先稿尚未成弁卷之文當俟日後矣要是此本在吾人不可使久拋於此故此亦欲速還而病故頻仍訖孤盛意每以爲恨也金哀之意誠不敢當昔其委禽迂宅之初雖叨識面而爾後冒犯得罪者甚重故雖晚蒙知奬於其先大夫而不敢有吊慰之儀矣今者事雖有紹而心極難安也千萬適有事大忙不能一一

又 甲寅正月

每於便中蒙賜撫存至於今春則警誨深切瞿然之餘銘佩亦深也仍審春寒侍奉佳吉慰喜倍常此大病之餘元氣日減一日理勢然也靜俟而已示諭推奬之云未記其有此但金生萬埈才溢器表未嘗耐煩講學其所從遊只閑人而已故愍其誤却平生力勸其從左右講論文字此則自是道少輩路逕之意而已如我陋劣常自視歉然不復齒於恒人何敢軒輕論議推排人物哉且略看古訓知學者以內而不出衣錦尚褧人晦於身爲立心之基本而未能用力於此自取顚沛方切自悔而不可改矣又何敢以顚

沛自悔者復欲人之如此耶雖然復有一說人或有矯枉過直而流於異端者晦菴嘗舉莊生爲善無近名之說而論之曰蓋聖賢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愚頗見一種人資質柔弱者深避人指目始有志於學而因忌諱掩藏其終反不如初不從事者多矣此朱子之訓所以爲大中至正之規也未知左右以爲如何也若其願與左右同處之說誠出於肝肺之實情也愚自壯歲略從師友游知其可悅而從事者五十

年於此而稟質偏駁終不能變化則遂生自棄之心懶惰成習因循到今今則死期日迫略有瞿然反顧之心遂復溫理舊書欲窺一斑於未死之前則精力已耗茫然莫覺兼且塊坐窮山無與講質亦將終於此而已故自數年前願密邇和叔以資麗澤之益蓋此心炳然如丹而於左右亦誠願相從以相浸灌非謂左右已强於我也鄙意誠實如此而左右若以愚爲虛爲謙退以資談說者然不勝愧怍也孝賢者日從玄石講討甚善甚善幸須勉旃勿負可惜光陰如何

又 別紙 甲寅五月

立言垂後實非人人之所可爲看而又自朱子以後則雖周孔復出更無未明之理則亦無可著之書故前書敢呈所懷矣今復有所云云誠不勝皇愧也惟是人之受氣與世俱下識見多昏其於朱子書看得透者亦鮮如愚之固陋者則尤甚焉故嘗欲於大全語類等書劄其所疑以質於四方益友而亦不是易事每深慨歎也立心不固隨得隨散賢者豈或如是如老拙者甚矣今警省如此良幸良幸龍門幼時讀書處也今廿八間欲哭迎　廬衛於楊砥間仍跧伏於此寺數日以待　復土而歸而賤疾如許則恐徒爲閑準擬耳○賤生去就何敢望其合義然匹夫之

志自有難奪者而謗議紛紜此則只須比之於百千蚊蚋而未嘗動吾一髮耳○扈從之諭是假設之辭也然賤臣不與牛溪所遭相同寧有偃然不赴　君父之急之理乎雖以牛溪所遭沙溪先師尚以爲不可不赴云矣儒生扈從未見必有其義然見孔子所論童汪踦事則可知義理之所在矣其文蔭高下之諭竊恐太分析也○湍友之謗不勝可笑韓子云某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亦曰孟某死今之尊先賢得如程子韓子亦可以止矣今之士識見如此可歎可歎未知玄石不能解釋於其間耶○參疏與否當觀事之是非輕重而處之似可矣此所謂事之無害者從

俗可也然退溪門人居泮者請問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退溪答以但守靜此語甚好今日吾友只杜門讀書不接人事則雖不參從祀疏亦無所害也

延平既與於滄洲從祀則其當侑於文廟無疑矣龜山則何以不祀於滄洲朱子取捨必有所在而不敢知耳然既有　皇朝典禮則今日之論似不爲無據矣但朱子於龜山則多有不滿之意至曰直是皇恐蓋見其論著而然也至於豫章則稱許甚至且與龜山幷爲延平之淵源而幷不享於延平之右者未知其意則今何敢輕易立論昔者同春兄疏只擧延平

爲請者爲此故也大抵此事事體重大恐非所以輕議者也記昔海州章甫欲祀栗谷於石潭稟於牛溪則牛溪謝以不敢擅斷以牛溪而論石潭猶且逡巡況以此漢而敢議宋儒乎其以爲愚之所知云者斷不然也但人有云云者雖不敢助而亦不敢沮故人或誤度而爲言也耶陞黜之議尤爲重大曾見趙重峰東還封事則不無可據者然未知事到手頭則議論又果如何也大抵吾友所以言於泮任者似爲穩當矣蓋吾儒議論寧拙無巧寧淺無深也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聖人大訓耶

又甲寅七月

驪江矯首彼此何殊得奉前後兩度惠書如奉談晤極慰孤寂也況茲不進必退之諭在賢者豈或如此所警於昏惰者多矣精力有限義理無窮誠如來意第朱子論此曰徐徐乎無欲速也汲汲乎無欲惰也此實讀書窮理之節度也吾友試以此存心如何入門飢色之示極令人愍然朱子與人書曰親年日益高生事益寥落人子之心有不敢安孤露餘生每讀此書不覺潸然而泣下也如吾友既有志於此事然不患妨功則政須兼治舉業以慰庭闈之意恐無不可矣嘗見伊川有與和靖說及此事見此則可知所處之宜矣後書謚狀云云當於到手文字了後即復

泚筆以俟尊從之取去矣近事忽如此見方束裝以俟行遣之　命雖尋常語說尚不敢出況進　御文字乎如或　少寬鈇鉞之誅則庶不負奉諾也只忠賢奔迸至於如此而原其本根則都在於此漢身上惴懼皇恐只願從速過嶺以謝諸公耳獨樂公今已東行否不敢作書然附驥之榮在此漢已多矣玄江去就已如何只　聖教既如此則此實一段節拍因此退去似不爲無名矣若復蹉過此時則更無出場之日矣如何如何嶺疏尚未得見如有謄本幸於後便投示如何自其在途時其爲鬼爲蜮之狀令人欲唾未知誰適與謀嘗記尊伯父丈及沂翁叔姪力言

其人之不善此漢每以爲何至於此今乃陰巧郎當如此自愧平生眼不識人之罪而恨不負荊以謝於諸公也院中服色當如來示此間章甫皆如是矣第始以論禮誤却多少人今又上誤　國事誓不欲更以此開喙矣今又妄發可知懲羹吹虀亦非易事也此間只以一部朱子全書朝夕閑看此外無與說話每得吾友書輒忻然開眼而不覺傾倒無餘想有以諒之也

又　甲寅九月

江頭之別至今黯黯卽奉垂札殊覺旅懷之開慰也此間狼狽之形誠如來諭蓋　聖旨每以勿待罪爲

辭是有罪而不須待之意此所以難於冒進也昨已復上文字倘蒙　開諭以解迷滯之見則或可承副耳草友之義與愚略同而日者遽進　閤下誠涉率爾然即今漸復初服則可稍安耳所示自訟之語此非用功之密則不知其有此矣實非老惰之所敢及也不勝欽歎耳所誦朱子語益覺深省之發也第愚初見此語時不覺汗流浹背亦有踴躍思奮之意矣厥後遂復因循卒無所得則雖復諷誦而只與舉常語一般矣始知自家先有受用之地然後聖賢之訓不爲買櫝還珠之歸耳類面說亦可見能勤小物無所放過之實也此雖小事而方其時亦有去舊染而

進於新之意若依舊以汚洗汚殊與湯銘凹凸也又朱子之訓使登厠者下則必盥此亦澡雪自新之道而今人鮮有行之者未知吾友於此如何也

又甲寅十二月

曾拜褫中書極欲相報而只以姓名冒入京裡爲不便至今遷就茲又荐承而遽紙縷縷無非所警誨之實感戢銘佩不能勝喻除非除去許多閑準擬倚閣許多閑議論低心下意熟看古書看來看去自然心與理會則日用之間所存所發不覺其有異於前日矣同甫試以此用年歲工夫則可知古人之不我欺矣朱子云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莫先於讀書愚於

朋友間無他說話而每以此相言耳愚之今日所遭亦已晚矣東西南北符到卽行矣前月竊聞　聖教極嚴兼且玄江旁震使人失箸遂就鎭川之西界僧舍家累之相從過嶺者皆團聚於旁近村舍以待命下矣然一番人若擬以金木之律則聞之必大笑之矣所欲言者甚多而適撓掛一只希神會○記昔牛溪書名天府而猶以罪人自處今日姓名所書則又非天府之比故書札之尾例以此書之休誦可也仲深書亦有說話並取觀而亦以此示仲深也

又乙卯八月

在北時承書警誨深矣感荷感荷此來益無相聞之

路戀想非虛語也處謗不善此亦知之第盡觀於朱子丙辰以後言語乎今日朋親間書札正朱子所謂屋下合說底說話其不密而致漏則非愚之所知也大抵朋友中如同甫以世道自任則如我者只合閉離塞兌以待鄙鑄而已何苦而如此陳義說理以犯時諱而重其罪也且念今日攻朱子而自謂功不在禹下者其說方塞路而吾儕方且低心下首往委之禽則將至於禽獸夷狄而後已愚以是甚懼焉然如不當理復以見教至佳至佳○尊堂叔丈可敬可敬朱子有云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丈真得此正法眼藏也

又　乙卯九月

不耐戀想之切昨犯赫號之禁而入的便以冀傳到矣忽於崔友行得奉前月十八日惠書如對面晤極慰此心此水土所崇指骨突起又兩臂皆不仁而邊聲又不佳此二者與狗宰真作三殺未知孰先着鞭而只恨虛生人世終爲無聞之一常人也夜夢之諭似有此理大抵精神相感無微不通古人已言之矣知結茅芝洞以爲藏修之所甚善甚善只時事如此無論深淺皆是炎暴漏船也奈何奈何大學語孟既通則中庸實當其次矣只此書深奧倉卒難曉須依章句所分四大節或依朱子大全六節熟讀一節一

節皆通然後方換他節以至末一節則只是節略上三節之意而已可不待費力而自通矣看書最忌儱侗地看過也使之革舊之諭是欲以結繩易質劑也此地人不爲梅州判官則幸矣心常懍懍也自聞邊聲不佳自靖之義只當自獻于　寧考矣來問又及心極戚戚也記壬辰松江荐棘西荒四月晦前賊踰鳥嶺晦日　大駕西幸五月二日到松京三日　御門樓撫諭軍民軍民請釋鄭相然後始乃　下旨行朝諸宰亟以書走報而守宰希時意猶不釋至見關文然後始開圍雖今日則有甚於彼時矣寧有　朝旨之理哉只有江萬里止水之死而已　君命在此

一步何敢違也然是亦豈非命耶讐人役之示極可慨然今日之狗視昔日封還告身手段果如何極可笑揀汰僞冒誠然誠然其中亦有可惜者而無人救得奈何奈何最是萬正淳與沈繼祖連袂尤可恨也○此方看朱子大全雜著兼讀中庸矣

又 丙辰二月

去年九月兩度書久欲細報一二而無便未果今又因許生又奉臘月書前後示諭益見鄭重既感且慰無以盡說送行序文及記夢詩並序又二律二絕益令人感歎此自來家傳格力諷詠尋繹訖不能去手也獨送行序中見許浮實此爲愧懼耳今日事惟刋

去此等而實從事於看書省己之地則庶幾斯文不墜而異端可距矣前日鄙書未記所言如何然亦豈敢以同甫爲緩論者哉況君子論議煞有當峻者亦有當緩者當緩而峻則失於激當峻而緩則嫌於餂又豈可一例概之也只要當於理而已至於身任世道之說此誠發於誠心者而同甫過爲辭遜此在謙德益見光盛之實而鄙意則有所不然者昔孟子有言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釋之曰邪說害正人人得以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孟朱之意於此可見又孫莘老嘗病孔明

爲漢多殺人命程子以爲用漢人而討漢賊雖盡殺之無傷也（其大意如此）爲今日士子者雖委巷小兒苟不爲象山陽明之徒者皆有爲朱子死綏之志況同甫家世地位豈他人之所敢望而愚敢相處於委巷小兒之下哉孟子論邪說之害而極之於率獸食人食人猶且辭而闢之不遺餘力況今日之禍則將至於宗國不保而不惟不能攻討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亦不仁也哉今日惟可與共天討者惟和叔若而人耳相望於千里之外不翅若飢渴而同甫乃反疑我以疑和叔何其不諒之甚耶曷嘗見陸秀夫與張世傑同入崖山而疑世傑之貳於張弘範耶世傑

雖與弘範爲同氣而陸公猶不敢疑況和叔之於彼人自有薰蕕氷炭之趣耶愚之前書所言略聞令人多不能立脚蒼黃反覆不知夏畦之可病蓋以處元之時薰習於洛閩之道者深矣而朱夫子猶且慨然於人者多矣如李誠甫以延平之子而朱子甚疑其行至謂不同戈以攻善類則幸矣夫子之世尚如此則今日之所聞何敢保其必不然乎若貴堂叔之樹立甚奇而猶且不免人言若此者在朋友之列者恐不可不明辨而使之清脫也尼山云云絶不記此言之嘗出於己也雖曰春秋之法治亂賊者先治其黨與然尼山豈至於今日猶且黨助之不已而自招先

治之師也此則必不然也但以其先契之深而不能明言其罪惡則有之矣卜居祭文未知祠與土地而精深激切詞意俱到可謂好文字矣但以歐陽爲太過則有未曉者矣朱子嘗言事係國家者則爲士者當言之當是時歐陽安得不言其言果行而汴京不破二帝不北則人誰敢議之只以賊臣害正終至見殺則此非語嘿失宜之致至其死而感動天地八月大雪四日使人不得行其義亦可以質諸鬼神者也若以此爲戒則竊恐有害於世道矣所諭有人於我嚴不敢請不勝瞿然之至知見有限義理無窮雖蒭蕘之適言猶懼不聞況乎相愛者授以質疑之言則

何敢不喜聞也此必隱微之中自有狠戾之心著見於人者故人以是見疑也耶此甚可懼者也幸同甫勿爲此言所動凡有可疑不惜勤教千萬幸甚程朱同異之說曾不記得但去年同甫書示和叔之言以爲周公與朱子所處不同今日某之所處當以周公爲法愚略答其說以爲周公以叔父之親方在攝政之位其與朱夫子以野人自處者迥然不同矣今此拙者本不足有所擬議然去年以前猶是鄉曲一措大也今又並與其所遜辭不居者而削去無餘欲擬朱子之請納其官而亦無可納者也況敢上擬於周公耶至於讀書相質雖以朱夫子亞聖猶且終身不

住況其餘其敢蓄疑而自欺耶承欲下詢殊見用實心下實功之意也早晚承受敢不勉强盲聾還以求教耶此亦以病暇煇煨朱子大全而一板所疑不下數三處可知前日不曾讀也方爲劄記如得易紙則當爲奉稟也病臥口呼語無倫眷惟冀恕諒○往遺之禽來書以此爲不能闢之之意此恐不然左傳有多遺秦禽之文註致敗多遺秦人禽獲遺去聲朱子之意蓋謂爲吾儒者非惟不能攻彼之邪或乃自徃爲彼之所獲蓋言投降也

又 丙辰 九月

四月廿六日書久未奉答忽於昨者又得前月初一

日書甚慰戀思而前書七幅之許多文字足爲海陬之一故事矣嘗竊心語以爲言多則易荒條煩則喜絮今此七幅部伍不紊領毛相順是足以令人讀之不厭而懼其易終也其見於辭令者如此則其本源之宏深精密從可知矣不勝歆歎也竊欲逐條奉報而老拙有望洋之歎只舉其一二以塞厚意焉親年日益高生事益寥落此雖朱先生所歎觀聖人所答傷哉之問則救水盡歡正是寒士之孝竊看前後來意似不能於此洒然也縱是誠孝所激而然竊以爲如此亦何益哉曾見士友間於此切切然者終未能固守其窮而失脚狼狽者多矣今雖不敢以此奉慮

於同甫亦竊恐志分意歧正大剛健之氣或有所一毫餒乏也幸勿以過慮之言爲妄窺之罪也吾儕一欵愚意竊以爲西銘之道無一箇不在所愛之中彼貪利肆惡者固無如之何而如康僴公者溯其先德則亦豈可棄之人耶一番人視其陷溺曾視以犬彘任他所爲不加規正故終至於極而後已今其堂從又從而被其引去使其忠義大家無復餘徽亦恐吾儕分受其責可也文忠之家尚如此則其他又可知故隱憂浩歎有前書之稟矣其意豈在於寒蹙冷迹倒東來西之輩耶然此等說話豈宜出於罪戾之口而略見吾儕中人無有任此責者庶將淪胥無餘而

後已故不免於同甫有所云云其亦戚矣幸究其意之所以然者而恕察之如何

別紙

來書云攻朱子猶爲歇後事竊恐事理倒置也渠若屈首服膺於朱子之訓則何至於到此地頭惟其以朱子爲非故其心一向入於僻途曲徑以至於其禍滔天而不可遏故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云云今之論彼人之罪者先從其所以然而爲拔本塞源之道可也○來書云閭巷之人攻之不已又曰若如此屢年而無所變則其間立脚者絶無而僅有此未免互相矛盾未知何說爲正見耶且不責於人而徒

委於天竊恐其非程朱家法也故合力聚精以扶一脉於綿綿正不能無望於諸賢也○來書謂不惑於異端邪說而斂身以守其志又曰直以明天理正人心爲己任則其不爲識者之譏議者幾希矣吾友以不惑於異端邪說而斂身以守其志與明天理正人心分爲二事耶果能不惑於異端邪說而斂身以守其志則不期以明天理正人心爲己任而已自爲己任矣豈在於呶呶爭辨奮臂大言之間耶只其朋友間講論則一毫不可放過也○來書以舉進退禮義之說以責某人及有象山陽明之語爲不然竊恐吾友於明理之功有所未至而然也夫古今之士身敗

家喪其天下者孰不由於禮義之先亡也聖賢言之切矣象山陽明之說與程朱猶氷炭薰蕕相爲勝負消長此負而消則其爲害甚於洪水猛獸故孟子論異端之害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韓公亦曰三綱淪而九法斁今日之禍雖至於熏天究其源則皆源於其人心術之不正而棄禮義斥程朱剿致而至於此也然則禮義先亡與象山陽明之害其可以爲小故也哉尼山云云曰者子仁來與相守其言亦斥彼而其深惡痛絕與他人略有分數然只如石守道胡翼之之嚴寬而已此何害也恐無怎麼意思留在心曲爲異日異論之種子也初本曰其言雖亦斥彼而其深惡痛絕則尚不如他人也

然今日何必盡擬此等人以益其紛紛也但恐一毫意思留在心曲爲異日異論之種子也○封還告身云云　孝考朝其人有所除拜則必封還告身其意蓋以　國朝用虜人正朔而然也其時愚以爲真心而甚高之同春獨曰觀其意氣則終非蟄處之人也至今思之有智無智不翅較三十里也渠今以二隻兵車欲掩其前後異同之迹就不見其肺肝也極可笑也來紙染逸碣記等諸細書之本自今年以來風土所傷臂痠特甚第留之以看日後之如何耳新居文字亦俟日後耳來詩絕好曾有所和矣第二孫藏之而西歸俟還覓呈也○反禮云云自是時人險詖之言而吾輩中亦有言之者尹子仁嘗有書

曰得見其說則殊不然而人自誤見云云此言信矣
吾常以爲吾輩之言之者卽郢書燕說之類也自與
彼輩公私不同也○官高位重而被謫者賊至而不
敢避兵則當如何自處也越境則誠有所不敢然君
上之命只定其某邑而不定其村里則其邑之境內
何處非君命所在也當從邑宰所在此則然矣然其
邑宰徃從監兵使或入衛京師則亦可從之耶其不
可踰境之義則士人與官人何殊

又 丁巳正月

春序已同綳惟侍奉外學履增勝第未知三冬了何
等書冊作何等工夫耶此事不難於看書閱理而惟

義利之辨誠僞之分爲難着力亦難於精察耳然苟於書册深得其義理之趣則此二者不期於得力而自能得力矣此說早聞於師友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深竊自悼故奉誦於吾友矣

又丁巳二月

所需靈芝八詩敢擬朱先生城南體草成而不敢於來紙寫呈者來教見謂將媲於聖學十圖之後其題目則如是固當而鄙作何敢汚穢古訓賢者亦不免失言矣來紙姑留之後便改有所示則當染遒也空册來教使寫比來鄙作比來固無所作縱使有之何敢自書册子上若將爲垂後者然哉舊嘗見如此之

人而竊嘗笑之故不願效之也來册姑留其意盖如
上條所稟耳齋記僅寫以納而目昏手戰太不堪着
眼矣然既冷來紙故不敢不呈耳靈芝洞記病思衰
落久孤勤教愧歎何極如或數年不死終當依命爾
鐵瓮事比來以書來問者甚多竊惟其何故如此及
見趙江西之書知李生頓爲留京中一月然後知其
無恠也此事既不忍深言而於同甫則前書略有所
答故今不復云云矣所不可曉者同甫無故作書於
彼粘惹無限葛藤而兩賢亦登諸處多少紙面一慨
亦一笑也

又丁巳三月

來便昨夕告歸纔付前書之答及多少諸紙即於儒州便復承前月廿四日垂札並示讀書次第深慰所望中庸朱先生說初學未當理會然以同甫之理致識趣寧有窒礙未透之患但初時兼看或問則反有纏繞使本志掩晦之弊此則當自看其然否而爲取舍耳前日二書劄示草草報去謬誤必多幸望因便訂教也日誦四子等書去冬以前果或如是矣自去臘中寒以後諸症交侵遂見停輟深自悼歎而追惜日前虛負光陰也所諭前書中數條終蒙詳示則何幸何幸別紙朱先生復起則必曰奇哉奇哉又必曰甚强人意也然其爲日後憂則不翅齊終南也

月初得長山書知曾有鞍馬之勞玆又得前臘初九書備悉近況慰荷之私不容盡言中庸小註連以賤疾之苦未暇報塞深愧不敏今玆忍痛檢理謹修數條則精力昏茫更不能勉强謹以書在紙面者奉呈當俟病間之日旋旋具稟也八詩執筆尤艱而來示復如此今不可復孤故猥染來紙誠不成模樣只供於覆醬之用可也甲寅鄙疏與庚子獻議些少曲折或有不同而若其大旨則未見逕庭高明所聞因便見示幸甚鐵瓮事誠不欲提起而來示復如此鄙意則以爲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又 戊午十二月

前後書比纔裁答以入謫中想非久登照矣昨夕復奉初五日所遣蓋同退憂相公書至自玉山也慰荷不容言嫡子云云前幅略略稟報而亦只言前後鄙說之互相發明而已他人說話無一毫涉入矣覽後還擲至望至望某處作答只在高明商量之如何而已餘人何敢容喙丙辰書實非愚之所知而猶招此萬端羞耻況復與知而將使我何以堪耐耶從前以此承問不知其幾而終不敢相報者實非怠慢無禮而然也中間至有馬肝之說者蓋以高明尚有所未見之書亦多所未明之理則不必於此外事汲汲切

切以分爲學精力故也頃年尹友子仁以此事賚辭來問愚答以苟有眞實用心處則於此等事有所不暇及尹友復書深以爲然矣然高明既爲其始必慮其終欲聞報彼之一二而旋思此欲聞之心亦是浮薄罪過故不敢復萌惟高明幸諒之

又 庚申二月

自去夏以來知舊音耗一切斷絶而其人鱗齡聞益增加則此亦不願其一或至焉彼此俱餒也不料問札神實傳之始疑其夢也非眞也亦恠同甫狀貌若不勝衣而能有如許大胆也楊子直不問西山朱先生諷以澹菴唱和知舊秦檜不能盡殺之然先生時

雖治以逆黨而未聞有戮死者則今日視慶元又加遠矣而能不懼不懾如此楊子直其將愧死矣雖然從此宜加禁切也非只禍福道理亦或如此也去秋書落在何處存問死生無他語否李白詩云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眞先獲哉曾呈所答中庸疑義未知登徹否其所謬妄未獲訂示可恨可恨

又 庚申七月

杜門空山方此念咎忽蒙崇使致書縷縷示諭不翅累紙欣荷之私不容名言上天默祐誠如來諭然既謂之無疆之慶必有無疆之恤別紙云云實是先獲者也然吾友野夫此漢罪人皆不當相與說話也氣

貌之示出處尊嚴亦不須引用使人惶恐也不勝其悲之諭極令人愴然也然九原之下渠應自得只是生者自不能忘褒賞揄揚俾有光於百世者非吾友脩流之責乎竊聞已有賢學士韻語吾友亦繼而和之則此間章甫亦當聯爲一編矣深企深企所諭齒牙之疾昔聞醫家之言齒是骨之最精者精血不足則骨損而齒隨之據此則愛養精血其根本之計乎志氣低垂此今世之通患老衰如我者殆有甚焉吾友既覺其如此則豈不是奮厲之漸乎如我真是老牛之鞭不起者自憐奈何關西事誠不欲提起大槩言之則前日一番人或請殺而或請赦其間豈有難

知之事哉然切勿以此語人也

別紙

大全問目得徹視聽有此訂示極幸極幸大全次序之失誠如來示蓋先生文字浩大無窮雖巧歷何能一一釐正哉似是隨得隨録故前後不免倒置耳又況先生書札不書年月者多或有只書日月而不書年全無統紀其編輯者只務收拾而其次序之失則有不暇考者矣後之覽者當只究其向上事而已此等事不須費精也朱子語類其所分排者或有不精處蓋因論經而仍及歷代者有之因論人物而轉及義理者有之此須一一剔出使之各從其類然後便

於考閱故自去秋以來蓋嘗妄爲下手略成頭緒只是無人商量無事力謄寫見在草本中吾友如或有意則早晚當呈納以求詳訂也二程遺書尤是散出無紀律考閱甚艱故昔年略加移動頗從門類而亦未仔細故已送李汝九諸人幸吾友與之往復聚一處費旬月工夫則可以無憾矣此二事關係斯文幸望毋忽也

又別紙　辛酉九月

心經釋疑承　命日久不敢遷就已草草校進矣其時並作壺文書仍託於同甫若其劄辭與所校有大不是處則乞其還送蓋若因監司　啓達則不可前

却故只选私便耳幸於　啓下之後更加删潤俾得十分無憾然後始付剞劂如何如何此意更申於壺丈好矣盖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此實朱夫子之所深戒而竊觀退陶門人所記則似未能免此故常僭欲下工者久矣惟起鬧於嶺外是慮而未果也何幸　聖明亦有所病焉而有此明命此雖壺丈之所發而　聖學若不高明則亦安能有是哉今以所漏兩條追呈幸稟壺丈攬入如何此事不可不經玄石丈而抑或不欲入是非叢襄則何敢强也然嶺外若知舊本不敢動一字之意則不必洶洶而其未善處共改之未必不是退陶之所望於後生也須與

玄石文從容商量也新本視舊本殆減三之一雖欲
謄出一件反復訂定不至大難矣且須與仲和諸人
同其眼目至佳至佳至於先文所進真本冊子曾未
聞知其冊子與今見行本詳略如何願聞之從後見
示也此冊子若壺文劄請還下以裨校役似好未知
如何

又 辛酉十二月

貧家乏使想與此相同而有此耑書之問莫或無難
否既感且悚無以爲言兼且縷縷示諭有非孤陋所
敢仰報者以是尤用囁嚅也沂相文字不敢忘也惟
以此等大文字不敢輕易下筆草率了當故遲待至

此矣賤疾幸甦則卽當始工也所諭去就此非外人所敢與者前賢飲水之說眞好語也嘗誦朱先生親年日益高生事益寥落之語孤露餘生未嘗不泣下沾襟而又見喻父母於道之語爽然自失矣於此二者權衡商量以適於義只在高明之範圍而已仲山甫雖甚愛莫助其能舉矣況此一箇身尚且奈何不下者乎方有先師文字讐校之役仍致宿病漸苦臥倩不宣

別紙

向日出脚實無適莫之意矣適以疾病透迤顧返甚無意味而頗有詰問者每當報答甚費經營或有口

舍膠漆時也蓋以動作出於放過而知舊求於義理故也只自愧赧而已挽回之諭竊恐高明未免失言也馮婦善搏虎而爲士者猶笑其復應迎者況素不善搏而復爲攘臂下車則豈徒笑之必將詬詈矣同甫欲於山裡無聊中以爲始笑終詬之資耶呵呵

二程書分類楊月湖曾已爲之而亦有未精者兼且於遺書外書分而二之愈見其紛冗故曾懇諸友奉稟而更加商量也蓋此事無甚義理其所論經書編次外亦依近思録等題目而類輯之而已此何干於義理深奥財處辛苦之道哉幸望留神財幸勿孤奉託之意千萬幸甚○語類分編一番易紙之後更無

精力可以及此殊甚耿耿也大全問目二友處豈待來示而奉質哉曾以一册屬之玄石則經年後始蒙投還且謂事多未暇及此故不敢再煩子仁曾亦試之則過於尊畏前輩如涉先正之說則一例回互使朱子本意未能明白此爲難與言然其愼重之道則不可及矣大抵此等事捨此二友而誰與往復哉其欲奉託於高明者豈有量哉而惟此二程書猶欲推與別人況於此事哉撫遺篇而增慨此今日眞境也五賢從祀以此孤陋何敢與議昨以實封略答　清問一依　中朝之所定矣惟文元公禮書之功實開關東士之羣蒙百世不可忘故昔年章甫之間有議

及從祀者愚以爲二賢之請尚未蒙 允止之矣適當今日則其止之於前者未能無悔於後故略略及之未知衆議如何若衆議不咸而見沮則亦何所憾只以俟後世之子雲而已

又 別紙 壬戌三月

語類既是分門之書而今又分門將如何標題然後爲穩耶格蒙有大分小分語題以語類小分未知如何○篇末或有當移而未移者須一一移之然後付之新本寫手如何○大抵此書不免於多愛須更要刪也所据鄉本多錯此本之錯無惟也須得 宣廟朝館本若華本校正甚善若小分有不着於元本篇

目者則別立新目亦無妨

又

承知題鳳嗟恨何極此病蟄屢日甚無意思同甫留我之意甚切何不力勸和叔耶和叔之入即此漢之留也退溪嘗曰叔獻何其待浩原厚而待我薄耶正爲同甫準備者也

又癸亥三月

終日對愁得書惶然劄疑二册依到但此書進　御出自和叔今和叔遞還此事亦且罷休玆以還納蓋恐別行離類有遺失之患也籤處未及省閱其一册並行訂過爲幸心經稟目須亟討取於玄石從後復

示爲望玄石起自山野委以政柄而今乃以不公見
參不去何爲開此一路使後者平趨可謂有功矣同
甫去就頻與貴宗商量蓋惟親意是從而已玉延良
荷餘薄暮忙草不宣

又 癸亥五月

廿八回度斷髮獲奉廿七手書甚慰別來思想也別
紙尤感第恨同甫入芝洞幾年意思却不如安東吏
權後重也白雲山來時已入指點中欲略過蒼玉酌
寒溪脩古人而行初五六間倘得相値於彼則以後
事惟任引去耳水落之梅月遺迹素願一見也世道
之責玄石諸人在如我者只欲放懷於山水間爾

又

久不相聞戀思如噎非虛語也卽茲泮人來承拜問書如對面語慰瀉不可言此大病餘喘僅僅綿延頃刻之間症勢變幻蓋水漏消息也惟心經質疑承命已久而精神如許無計動着和叔與高明說話必可採入者終見遺漏則非小事也以是耿耿此外則大全劉疑退溪文集考訂皆未能梳洗恐遂成千古恨也奈何奈何尹事其言是矣在我之道只得警策而已前月以書遜謝一皆引伏則其答書語意豪壯束濕益堅蓋慮有宄訟者矣好笑高明以我所處爲善美愚迷者不知其何說也前頭如有可教者毋惜

指導也

又 甲子六月

今月十八日書昨始承拜多少示諭令人慰戢賤疾前症略減而患生背部坐臥屈伸不能自由未知宿債幾許未報而尚貽此苦惱也殊可悶笑也劉凝湖伯欽合刊節要酌海爲一書而仍附退溪記疑於節要各書之下似便於考閱故初則勸成之而酌海則欲附退溪文集中解釋者爲註而劉疑亦欲間間附入矣自有尹亭非但自謂得罪斯文之人不可預於此事且聞時論洶洶揆以朱先生所答詹帥書則義尤未安而於湖伯亦不便故作書止之矣今過一月

未見其答未知其意如何也此事只得襲藏不爲三經字說權書衡論斯可矣尹之復書曲折知止堂以書叩之故略舉其槩幸一覽也此事誠不欲提起今不敢有隱於此丈或恐因此而復招唇舌也

又 丙寅正月

頵頊不廉歲後益寒悄然空谷病思尤惡忽拜來書備悉縷縷示諭頓失沈痾所在不覺起坐而興懷也第審曾有所苦喜今良已也承官事就緒不忍之政有堂礙之歎此實程伯子愧四之心也況承學政伊初多士風靡庶見治教並興蔚然有三古之盛矣彼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者真是不仁者歟節酌通編固

承前人嘉惠之意而以其釐爲兩書窮鄉晚學有不能遍觀者故合而一之第恐尹鑴之流泝漸肥世不肯觀此書耳其節要註釋全録退門所記而時不免有刪潤處至於酌海則全以鄙意妄録所疑將以質於士友而先之於致道矣不料吾友不以爲罪而有俯取之意自幸妄作之不甚見斥也幸與致道相議如已校畢全取而遽眼其註解不善處亟加訂正如未卒業須先取其已校者下工幸甚一自三月逢晤之後病思如有所得者鑱之自託於夫子事政警求之義以誣辱朱夫子者極兇且悖而世人不知可惡又或有放過者矣惟吾友覷破其胸臆使無所遁其

情狀真一快事也豈謂七尺之軀能儲萬勻之力也歲前有老峰宗人來說有人過雞西名呼鑷也則其人驚怒曰此豈可名者耶可知彼中根深源遠拔塞之甚難也其宗人又謂嘗以此言於老峰則老峰極加驚駭云余以爲今日同老峰驚駭者計無幾矣世道至此奈何奈何隻手障瀾固知漂死之在即而猶不能已可見其愚之甚也有此憂慮抑鬱而無誰語今於同甫傾倒至此未知不以爲病狂耶鄉約自己卯諸賢欲行而未能今日誠難容易施設然爲之兆不行而止又何妨哉但不可輕泄先聲致人非議也又慮節目太詳則多所罣碍須簡節而疎目似可矣

洪憲　聖上之深惡也眞聖人之心矣然其所犯當與前人分受其責則獨受極邊之律似或過中故略於待罪之章妄陳愚衷而不見　採施矣聞領台傍緣鄙疏而蒙　許云矣

又丙寅二月

春寒稍舒略有和煦之意此時戀德不能自已忽此書來備悉多少示諭奉玩無斁頓失沉痾所在也方與致道對閱朱子書此實數年以來未曾有之喜事也其所校二册先爲呈納此凡例未知如何愚之初意欲附記疑於逐段之下如十九史略少微通鑑之規矣或謂如此則倍費精力遂如今日所定幸同甫

試以此二册如右所陳凡例以以恐脫其難易承學子承風有濟濟之美此周禮在魯也引領向義不任歆歎也娓四堂記來使立督而愚乏倚馬之才乘忙草呈不成貌樣同甫想或護疵而彼中章甫豈肯使洩堂壁哉

又 丙寅四月

蒙賜不鄙累日留止此不惟謙光之可仰其於講論之益有不可勝言者但論理少而論事多以致萬古狹而千今濶間有諧謔幾於笑會可知天下事難得十分善美也解携以來懷想風儀一倍前時忽奉委書謹審侍下福慶政況清迪區區贊頌蓋不可言爾

後擬與致道爲旬前計忽於數日前渠聞有　徵命
倉皇東去此友從今亦失清靜之致可爲退翁笑呵
呵之詩料也此又大病數日而少差今與疇孫俶裝
出去佇俟盤灘之會早晚得成耳第西來所聞甚駭
不知時事竟如何憂慮憂慮

又丙寅六月

脫去吏役雖甚快活便養初心遠成緯繣兼且同安
舊績未盡模寫又此間士友失其風範致道書極其
嗟惜世間事蓋未有盡美者也茲拜十六日遣書備
悉多少示諭甚慰戀想之私此中祖孫相守呻痛苦
狀可知最是疇孫之就不爲有據彼既曰切無侵切

乃祖之心則於渠粗安而竊聞邇者申着金浩然諸人之罰則渠之就只偏於私而遺乎公也如不汲汲脫歸則其蹤跡終是苟且矣未知曾與渠論此否朱先生所謂一夫之進退關時運之盛衰者亦可念也清風良守書昨皆至矣近得和叔書否朱書拾遺鄙意只以爲先生片言隻字不可隱沒雖使附見於大全不過一二板剞劂之役而已何至有妨於弭災召和之　聖德哉且老先生之一言半句無非至理而謂之粉飾則未知如何然渠必有深意而恨相去之遠不得奉質也踽踽斯世仇怨滋世言無聽也倡無和也獨於同甫言無不盡今其去矣只合塞竇囚舌

而已所欲言者不能十一統希默會只祝行李萬吉

又丁卯二月

跧伏窮谷萬念俱灰獨有大全語類劄目耿耿於心思與吾友商量者豈有極乎忽於此際承拜手書謹悉多少示諭殆無異合堂同席而語此爲今年第一喜事也此漢本不合于與時事而惟背師二字爲今日洶洶之主村不得不從源頭說破碎首沈宗有不可顧其副本從孫康錫寫正本袖去故茲令疇孫寫呈一通矣惜乎和叔牽於顏情不欲與我左提右挈以扶斯道之萬一其身世則豈不安平而奈負所學何其劄疑此中校役甚急雖未卒業投還幸甚

別紙

今疏槩聞　聖上於夜對說及　神宗皇帝東征事因慨然歎息疇孫親承而密示賤臣垂死病中不覺起立因欲略陳壬丁始末及　列聖志事以堅　上心矣適聞金達甫復提起背師二字以論許多人開端又起心極不安疏之下半專論三尹事而一不及賊鑓行兇時事蓋大尹不及此時而已逝矣大抵今疏主意專在於尊周統衛朱道而已夫朱子之道奚待於東表一么麼陋生而存哉唯東漸之化則爲彼閉塞已久不如此則因而滅息矣鄙疏之始入也彼中洶洶怒目攘臂將上辨疏矣忽有爲尹謀者曰如

或明言與鑵不相密之意則鑵黨必怒而不復相合矣其議遂止云其揣摩精巧至此之甚也然彼徒日盛未知終如何出場也韓子曰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愚於朱子書亦然矣韓子又曰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每讀至此浩浩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顧瞻今世惟同甫知我者故敢以相吉耳

又丁卯三月

銀便遠至憑奉惠札獲拜前書其日不遠其所謂朝暮遇者非耶此間事前復備悉矣文字之妄發固知衆怒之叢集矣然使我東魯之人粗知朱子之道爲

得孔孟之傳則雖使鐵輪轉吾頂上亦何所憚哉聞文谷夫人之弟力主攻我之議云恩嘗笑謂全相則以父與師孰重是尹矣今時輩則以師與祖孰重激羅何其相戾之至此耶盖羅祖鷗浦公是守夢淵源故於栗谷極其尊崇矣今日紛紛至於此極切欲懷抱朱子書走入深山枯死巖穴而不可得奈何奈何疏本豈於同甫有所隱諱第緣疏未既乞　留中則自我傳播有所不敢故不得依命想有以諒之也然今日何所爲哉只願　聖上只以忍痛舍寃迫不得已八字常留　聖意以存天下之大防而已聞外議紛紜謂我妄請復讐雪耻云此非邪論然便非實事

也可笑

又丁卯五月

谷雲以八分題堂額新揭壁間閑聽澗聲之泠瀧此時思與高明對讀朱書而不可得則悵然引領而已忽逢崙使遠至投以劄疑二册及近事一紙並問書一通忙手開緘不覺心神洒然渾忘沉痾所在也然似若以近事相慰者然常謂今日知我者惟同甫何其今日大不相知也愚雖無狀其實欲主春秋義朱子道以佐 聖主下風之萬一人之攻我愈甚而鄙心之光華有加矣何慰之有昔蔡西山父事朱子至於竄死柩歸而不悔今所遭既下於此而況有 聖

明之鑑臨雖九死而何足憾也唯南澗文字来蒙俯副此甚歎然鄙心所望只願以寂寥數語但記其實狀而已若其鋪張則誠不願也更乞終惠之如何來示別紙明白的當義理粹然可見朱曇之暇不住看書不勝欽仰謹依來教逐段回稟其間雖有些異同大體則無不洽合矣○清澗在縣之南偏故曰南澗谷雲以八分題額又書雲谷南澗詩並揭壁間頓覺林泉增彩矣藏書數千卷而常所諷詠者朱子大全及語類也蓋以衰老益甚生面工夫不敢下手矣幸只記此實狀而以示之千萬之望

別紙

別紙首端云　聖上發端而賤臣進說云者自是實狀也○來示玄石恕之之意云者以鄙見則不止於恕之而已觀其施點以儒家說以爲狀文則殆於點鐵而成金矣來示任其伸縮而定其是非者自朝家事體也來教所謂紕繆云者誠確論也彼自謂操大權而此顧乃生大怵何異於聞蟻行而謂牛鬪也○來示云彼疏已發實狀盡著者實朱先生所謂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者也蓋謂安石自寫其誣悖之辭而天下皆知其情狀也○來示所謂牛溪之孫亦參其疏云愚則以爲牛溪之孫故樂與其疏也其說甚長非更僕不能盡其說也蓋文元公先生自少嘗

以爲栗谷牛溪若是其班乎故大爲坡門所怒及壬辰以後又不無所疑又嘗於松江得罪後坡門諸公頗附仁弘欲緩齮齕於牛溪而專咎松江則文元先生大加非斥又書於松江行錄者極其嚴峻其所深責者偏在於成永同申靈川尹譜所謂失實可駭者卽此也文元公文字不一而足美村請刪於文元公文稿中門下諸人頗費商量矣獨君平力持以爲不可刪然光城兄弟則以爲必惹大鬧昨於　進御印本不載當載於日後別集矣畸翁有怨咎坡門之長書極其痛切鄭晏叔裒稡畸集也美村極其心力刪去其書愼齋先生心不平之大責晏叔曰尊叔文集

可碎其板也去年鄭泣欲追刋其書而問於我此利害所在不可勸沮故只以量處答之而主意則不異於愼老矣當初刪去實狀見於美村祭鄭文可考也其源如此末流之懷襄於今日何足怪哉然成汝中頗有謹愼意思故發作不暴以至今日而脅制於羅耳凡此顚末今人鮮能知之故驚怪於今事矣○又有大段委折請畢陳之　反正初特進官柳舜翼於經筵首發栗谷從祀之請玉堂官李敏求繼進曰此事今已晩矣未幾海州儒生尹弘敏來謁于文元先生曰生等欲請栗谷從祀而來矣先生曰善矣既而更謁則曰汝等所事如何曰吳判書聞生等議卽往

于月沙宅謂曰今日不爲並舉牛溪則日後難圖矣公盍招海儒言之乎月沙招語生等如吳判書意矣先生歎曰事將不諧矣其後乙亥吾從兄發論於館學同春力主單舉之論如李判書靜伯則力主並舉之論從兄以爲非徒事不成室中之言將大不佳矣議於同春則曰如此大事何可不稟於斯文長者即走人于連山愼齋報以牛溪於栗谷誠有間矣然視己從祀先賢則何渠不若哉其議遂定自是之後坡門頗釋憾恨於溪門矣然本色則間間發出美村嘗發忿言於文元先生轉成悖亂至批李頰於山堂則甚駭矣然李之子今背連山而爲尹腹心可謂寒心

矣美村念言之後旋卽悔謝故置之然自是之後不無些意思矣○來示以彼疏謂己亥以前無斥鑵之實而旋又自謂異端之爭在於癸巳此正彼疏之自相反戾處也然愚與美村爭辨鑵事其來已久癸巳之爭猶是殘陽也況癸巳以後爭論之言又不翅多矣此時羅輩形影不及渠又烏知其間實狀哉且來意以其時爭辨爲切磨相成此辭太雅矣其實直是相罵矣至以怒氣相加傍觀至於變色矣○來示彼欲以激成禍惡分罪於此漢此亦覬破其意矣如此則楊墨無父無君率獸食人之罪孟子當分受矣今以黨助成禍之罪移之於此漢則雖以侂胄之威有

所不能也○來示孔子微服清陰桐溪之譬其害義理侮聖賢非細故云者可謂嚴且精矣其失身於醜虜與賊鑱者其罪不足耶乃欲以此加之耶○來示爲奴苟免其辱身大矣夫爲奴苟免四字卽美村自訟疏語也然美村於此猶諱其爲奴以前一節而不以盡於　君父也據滄洲公說則當日虜以兵圍住諸士夫常漢而斬殺數人使通事呼曰不降者逃走者皆如此欲降者皆跪美村從衆而跪適聞世完出去而請爲同出云此一款萬目所視其可諱乎有若避亂於山谷間者然可笑可笑數日前愼齋庶孫萬里萬城來言當其初被　召也以辭疏草本進于愼

齋愼齋責之曰豈可如是泛然當引江都事自訟可也渠怳然而悟改爲死罪臣而略擧其實狀云矣又尼尹得和叔狀歷見宋子愼子愼曰江都事是大段也何可放過耶渠勃然色變而起子愼取慫從此益甚又子愼嘗言家法之正制行之嚴今世無比而只其論議每在利害上是可疑也尹怒尤在於此故此間章甫如今方伯道源有立祠議則弟尹爲縣宰以慘刻言防塞故至今未就矣其時沃川諸生移文于此縣擧乃翁事曰如此然後可合享祀耶吾聞之大驚卽令取其文焚之吾於美村未嘗不厚而反取慫怒此眞所謂明月之暗投也可笑○來示所謂爲門

生者當於江都事略之而微其辭者可謂十分穩當理致也今不但不能如此乃反以爲至當義理也來示所謂反使美村一生辛勤成就者歸之於不誠不直矯飾虛僞之地者可謂不易之確論也然東萊浙中惟論百出其意至欲以爲史遷賢於孔子也朱子以爲源於伯恭之意云矣○來示所謂金疏故去爲奴二字羅疏亦沒亂前斥和一節者亦可知其意之所在云者可謂看破其肺肝矣○來示所謂當時用鑰迫於美村諸人之議而苟以直截之道言之則未免爲未盡善之歸者可謂堂堂正論也當初不快於心而强爲之是則不但欺心而上欺 聖祖矣知

罪知罪栗谷之駁靑陽雖出於爲國事而文元先生父子則終以爲未善矣當其用鑵而美村又以官鑵峻責於愚其意盖咎其不以賓師薦進矣忠貞公李公曰觀彼輩意欲　上親臨見之也○來示所謂海上書旣書還抹反不如初本之爲正云者亦是矣此正明道先生長廊柱之說也深服正見之明透也○來示以己酉尹書爲出於朋友相戒之意竊恐高明於此猶未盡覩破也觀其主意則都在於爲鑵之地而趙許諸人俗所謂圍繞也然豈有與鑵聚精會神之宋時烈此則蔽於私而謂人不見其肺肝也○來示所謂彼發於言辭者種種破綻如此孟子所謂遁

辭知其所窮者誠不我欺云者可謂破鬼膽矣○來示所謂愚之祭文彼有不滿之意者是矣夫東萊贊有云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則是幾乎孔子而呂門猶且有言於朱子則鄙文兎全等語豈彼之所樂聞者哉且極有可恠者文字之書在紙上者不可欺也鑱之祭尹文云子謂我妄嬰世禍吾謂子不能自樹此句果謂怨毒之言耶稍知文理者亦可知之而今乃欲以欺　聖明可謂寒心矣且此文其家諱之故未之見也既因人得見之後則頓加疑訝於尹矣蓋謂既絕而其相與親密相與憂勤之意溢於十餘字之中矣如是而謂之怨毒則雖尺童其信之乎且其所

謂世禍者正指吾而言矣吾果有禍鑵之心乎昔年
俞胤甫與今右相同入華陽校過舊書矣胤甫憂鑵
之有禍心歸欲論斥之愚至誠止之美村非不聞此
而猶以此言激動其心使之憂懼後患竟成大禍而
外與愚侔爲唯諾愚則不悟以彼眞爲親我而無言
不盡可謂不智之甚矣然我不負尹而尹負我深矣○
來示謂愚所謂黨助云者乃據鑵背斥朱子而言非
謂後來行兇也誠然誠然夫鑵之稔惡伏法在尹之
身後故鄙疏只說攻朱子以前事而已愚若過界分
一毫則可謂刻核矣然論語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鑵旣不畏天命而至於侮

聖言則將無所不至彼若不知則其蔽惑也極矣知而猶且黨助則不仁甚矣彼必居一於是矣○來示所謂堂堂之論者美村本色議論終始如此而常隨面而變改故能以籠絡一世矣然權思誠則於此甚疑之矣昨者思誠之孫來說此而曰尹丈之心未醇矣○來示所謂洪趙不但偏私云者實公正之論也美村蓋欲以此等論議投合於彼輩欲緩其失身之攻者此其實心故其子敦斥栗谷而與彼輩相諧彼輩一辭以為公正之人前則斥其書院謂達魯書院矣今則以為魯西先生其心迹盡露矣○來示所謂栗谷再入還用三司云云本無是事此全是誣辭也

○來示所謂適統之說可笑云云者誠是誠是此豈人人所可議者哉朱子嘗以爲龜山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然龜山陷於異端而張皇其說則朱子又擬之於李鄴之降虜而誇矜虜勢者遂於滄洲釋菜不以列於程子之下如此大段事體豈無識人所可知哉須學如栗谷然後可庶幾議此也○來示不害云云此如暗中摸象摸其耳者謂象如箕摸其鼻者謂象如杵云矣未可遽定其脚色也○來示所引語類賊當捉云云恰爲今日證援當初若無此訓愚何敢以黨助二字明言於前疏哉彼不知此義而妄加詬辱哀哉○來示所論打愚疏之失不勝驚歎其所謂

因人求之云者未見原疏亦未知其何等說也○來示所問自擬於孔子而以冉求處朱子者鑵蓋用論語事也非政章意以斥朱子孔子固知其爲政而似若不知者以斥冉有故註曰此如魏徵獻陵之對鑵非不知朱子之事寧宗最久而爲若不知者以譏之其悖誣孰甚焉○鑵所改章句曾見於堂姪基厚家問曰此何等書曰某某送此書于姪曰此說勝於朱子章句君亦錄而讀之可也云矣愚攄之於地曰何物尹鑵乃敢如此又大責渠曰汝受此書果欲錄而讀之乎曰若是則尹丈何故以牛溪之孫亦甚尊信也曰牛溪親子亦有附於仁弘者其外孫之尊信尹

鑱何恠焉此姪從此不敢理前說未知其書今在何處理氣說曾以付疇孫疇孫必呈納也牛溪子附仁弘之說今載文元公文字○來示所謂今之救羅者必先明尹鑱之不爲異端然後可以成說而此則無一言半辭之及云云者此正得情狀矣盖鑱與尹未見其少異以其道相傳故也夫美村之淩侮文元先生實原於鑱之斥罵朱子之規模而今彼疏全篇意象辭氣全受其來歷渠輩何可諱也大槩鑱是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流弊之遠且深至於如此可怕也哉

又 戊辰正月

一歲又新思想更深忽此專使遠來示以大小文字

又仍有所託既慰如渴之懷而惓悚之意亦多矣此衰謝日甚大不如前歲仙遊時矣茲忽有女息之喪老甚悲傷不以卑賤而有間也望九之齡已踰涯分而今以此促之亦理勢然也所恨猥於程朱文字略有修整之功而退栗諸集亦有註釋而未能就緒者惜其有始而無終也朱子於晚年禮書極有日暮道遠之歎不料今日真踐斯境也先集重刊老峰之意誠可尚也今茲玄晏之役義既不敢辭而亦以託名卷端爲榮乘忙奉副而哭泣之餘神思尤削兼且經營埋葬觸事悲撓草草搆成不能粗滿己意況可以示人乎如欲不棄須與尊諸宗商訂而更教之也青

龍諸作摸倣南康今日一無開眼處此事雖不諧俗見其意思甚好矣其立祠一款鄙意所慮亦如文公之見矣朱子所建蕘子賴有崔嘉彦矣今日何處得來諸韻之賡此時不暇及此當俟日後耳疇孫去就不足爲知舊憂而見念至此感刻曷已渠於翰苑南床時鄙心極有氷淵之戒每冀其謝歸而窄途轉身誠不易事日望其稍陞而有求外之路矣及其稍陞祖孫協力懇於當路諸公而皆無應驗彼必以爲非出於誠心只有惧赧而已○先銘皆依鐵示矣德殷是恩津別號載在輿地勝覽蓋宋是殷之後而先師文元公每說我東尊尚殷師當如孔聖矣故於鄙貫

改恩爲殷耳且記朱子書本貫多稱新安而亦或稱吳郡或稱丹陽此亦有所受矣

又 戊辰 六月

暑雨相仍疾病危惡自分死期不翅如隔紙窻豈謂今日得見千里外故人書也驚喜之至默然無語而已序文二篇謹悉矣上篇雖見謙光亦似乎矯枉過直故謹從下篇矣第嶺本已頗傳布云事已後矣如何如何救荒條例想亦用晦翁遺法晦翁之澤可謂及於海隅蒼生矣第晦翁當時所歷江山不暇登覽而同甫則窮探無所遺豈今日形勢或異於淳熙耶抑急人之困猶不及於晦翁耶可一笑第想放懷登

臨朗吟飛下意象雖有濶狹大小之差而其犖然默
契之趣則有非俗士所窺者矣恨不得往同其樂也
第其所歷猶不及於九龍淵最下一瀑自謂吾差勝
焉其瀑視朴淵其高倍之而其氣勢之雄壯則竊恐
天下無二焉第噴沫如瀉凜乎其不可久留也曾於
道峰路留筆跡而猥蒙諸賢鐫刻矣後聞鐫積之徒
惡而鑿去之矣今承萬瀑等宛然之示豈今日之君
子持論差緩於昔時耶橫渠東銘非不奉誦而戲謔
之言時時闖發豈舊習未除而然呵呵

又 戊辰十二月

孫兒晦錫亡矣蔽愛昧理哭泣無節隨將死矣年已

望九事已晚矣惟是終無所聞孤負帝畀之衷全失師教之勤慚慟悔罪尚復何言兼且世道至此以至於師儒之長而嚇走孔聖貴神舉世扶桑而言者遞職此其禍甚於洪水猛獸之害而終不能仰首一鳴以明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帝畀師教掃地盡矣此實視而不瞑者也嗚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聞以日前酬酢貽謗於吾友者不少心常不安矣今茲此書更無開口處故復此妄發同甫未知以爲如何聞彼門疏議甚峻此亦對辨則彼亦釋怨而賤疾如許恐將爲無隻之訟矣孫兒氣質清明心志正直所以期望者不淺矣不善之積殃及無辜益不勝其寃痛矣

幸爲我賜一誄語以慰新魂兼以覆其遺孩如何如何所欲言者伏枕口呼不能百一

別紙

逐条書說及成少參疏處其曰若是班乎者先師非歇看牛溪實出於尊親栗翁之極也正如宰我以孔子賢於堯舜云爾未聞尊堯舜者怒宰我如今日也至若壬辰以後云者亦非訾議牛溪先師蓋嘗與學者講論朱子所論衛輒處變事而曰變不可易處權不可輕議牛溪於顧咨事率易進言重被　宣祖罪責可爲歎惜若使栗翁當之必不如此云爾是乃因講學而泛論其有疑於心者豈出於訾議哉此事不

惟先師而黃秋浦以坡門高弟而亦疑之秋浦豈有他心哉特以先師見疑於坡門故觸事如此矣成少有與美村略記栗翁謹嚴不及牛溪數欵附刻於栗翁別集矣余謂和叔以爲以編書之體言之則此當附於牛溪別集而附此則似不襯矣和叔以爲然矣未知今日意思如何耳大抵先師亦未嘗訾議牛溪今此小子何敢有一毫怎麽意思哉彼若曰渠之先師雖有所言渠何敢公誦云爾則不待辭終而吾處伏罪矣然亦有一說朱子以爲尹和靖若以程子譬己之嫌而不以其言語於人則將無處不窒礙矣據此則今日以先師之意說與同甫未見其爲大罪也

前年逐条書說美村爲俘處一欵其後得磚石李令書則有所異同此爲當初聞於滄洲公者滄洲公最初自南漢冒入江都則其所聞當不爽實而然亦得於傳聞非目覩者安保其無一毫之不差也磚石之言亦非出於目覩則亦不可專以滄洲公爲訛也大抵當時姜庶人位號尊重而亦不免毆至城下當時美村雖道德隆重虜人安能知之而不屈辱哉當時三里之城虜肩相摩無立錐閑地而羅疏若以美村爲避亂山谷其身甚潔者然不亦可笑之甚乎○論衛輒事已見於沙溪集中矣編摩此集時光城以爲語及坡門事不必載録以起鬧端以故沙溪先生峻

責申靈川書皆姑刪之將以爲別集矣然當時以光城爲過慮自今觀之奚翅較三十里也

又 別紙 己巳正月

夏竦云云 此条云云

此雖未有朝家文字然權相夏以宫人辨詰於朝紳之門者狼藉則豈可以無文書而放過乎且不於此時明言則後必諱之而還以我爲造言矣

大抵此疏云云

此条盡行刪去則當時與吾友酬酢本意晦矣當初吾友之致詰只是成姓之叅疏而鄙所答乃舉源本之自來則於此不可不略爲收殺矣單舉一欵當初

本方大言元無此事而今乃僞造云云故不得不名言之矣今聞同春日記有送人于連山語則彼輩聞之知其無可奈何而還止前言云矣然則今不必提起以助東學疏之說矣

蔡振後東學疏後遇文元公側室子棄於保寧謂之曰館疏若單舉栗谷則吾等不必立異亦有同參者云矣且據癸亥三月日記出於某書者録在下方差殊觀與若是班語意有間文元先生則語雖有痕迹無所妨矣自後學言之則不可不略改本色而存其尊異之意耳玆聞文谷領相兩爺之意老成有遠慮自幸所見之不悖矣

李惟謙一欵欲著今日成姓人參疏之來歷矣無此則成姓之事似太阡未知如何

癸亥三月日記　特進官柳舜翼侍讀官李敏求同請李先生從祀乃　仁祖癸亥三月丁巳日朝講也同日入侍承旨閔聖徵檢討官俞伯曾同辭啓請矣

答李樂甫　賀朝　戊辰六月

曾入巴山追思昔遊何嘗不娓娓於尊伯仲之間耶茲者書來知聯棣東遊踏徧山海勝處想像南嶽二先生意趣其所得不已多乎倦遊端居徒有引領嚮風而已第未知目今讀何書作何工夫只恨相去之遠也惟不讀俛孔子文字則庶矣

尤菴先生文集卷七十一